

春节探家人在囧途

我离开野战部队已40年了,尽管随着年龄增长,记忆力在慢慢减退,但是,部队的经历却历历在目,永远忘不了。特别是那艰难的春节探家之旅,更令人刻骨铭心。

1979年的春节将至,组织上安排我探家,我喜出望外。我自从离开家乡来到部队,已经度过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,终于要回家了,我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!此时,一位老兵提醒道:“春节探家固然是好事,但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,旅行途中可不是那么舒服。”说着,这位老兵又把相关的注意事项认真交代了一番。

简单准备之后,晚上,战友们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大同火车站。我要乘坐的是包头开往永定门方向的列车。检票口人山

人海,背着两个大提包的我寸步难行。经验丰富的战友们让我先上车,打开车窗等候。人流中,他们将提包举过头顶,一个传一个,艰难地送到窗口前。“军人乘坐火车有座也不能坐,因为没等你坐稳,就得为老弱病残孕让座;也不能站在车厢过道,因为列车的售货车、卖饭车会让你左右为难。最好趁早找个车门连接通道的一侧坐下。”我按照老兵的叮嘱,找到了栖身之处。两个提包一个怕压,一个不怕压。我将事先准备的塑料布铺开,把提包放在上面,不怕压的当座。当列车前方到站所开的车门需要变换时,我就提前将两个提包向另一侧车门前“整体搬迁”。就这样折腾了一夜,直到清晨5点列车到达永定门车站。

“中转签字一回,人要脱层皮。”这句话,表明了那个年代在北京火车站中转签字的艰难状况。我从永定门转车到北京站,办好小件寄存后,立即汇入中转签字的人流。中转签字的营业厅是站前广场临时搭建的简易房。广场上,排队等候签字的旅客挤成一堆,乱成一团,有的帽子被挤丢,有的鞋子被踩掉,有的好不容易排到签字窗口,却发现早已被挤得错了位,当初排在京广线,现在却变成了京哈线,无奈只得耐着性子从头再来。

我中转签字成功,登上了石家庄开往秦皇岛方向的303次列车,17点30分到达唐山站。那时,开往老家的长途汽车每天只有两个班次,上午7点30分和下午1点45分。我只剩

下一个选择,等候次日的早班车。汽车站候车室内,相对冷清,为数不多的旅客蜷曲在木制长椅上。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,肚子发出了抗议。我从提包里取出面包,啃了几口后,便同旅客们一道,冒着三九严寒,在漫漫长夜中苦熬,等待黎明的到来。

天亮了,候车室里重现生机。7点30分,我踏上了开往老家方向的长途汽车,一个半小时后,到达了黄坨站点。这里,是生我养我的故乡。

我下了汽车,内心的兴奋再也无法抑制,旅途的劳累一扫而光。放下提包,站在田野上,我振臂高呼:“故乡,您的孩子回来了!”

春节探家历囧途,再苦再难心也甜。 艾立起/文

朝花夕拾

“蹭”春晚

1989年除夕,我带着新婚妻子回乡下老家过年,把新买的电视机也带上了。在小院里,我和弟弟架设天线,调频道选台,忙活半天终于鼓捣好了。

左邻右舍听说我家有电视能看央视春晚,都早早吃过年夜饭,陆续来我家看电视,院子被挤得满满当当。小弟见人太多,嚷着要卖票,其实是想限制人数,惹来母亲一顿数落:“都是乡里乡亲的,大伙儿过来看电视,就是图个热闹。你收人家的钱,传出去不被人笑掉大牙!”母亲还让我们把电视机从堂屋搬到院子里,方便乡亲们观看。

记得那年的春晚节目非常精彩,相声《学唱歌》、小品《相亲》逗得人们开怀大笑,歌曲《好大一棵树》《前门情思大碗茶》等,听罢让人激情满怀……到了深夜,大人们都陆续回去了,剩下几个孩子还看得津津有味。

我们不仅要守岁,第二天一大早,我还要带着妻子给长辈拜年,这些小孩子都不走,怎么办?还是妻子有办法,她分给每个孩子两块糖果和两把瓜子,孩子们这才回家了。

孩子们走了,可还有3个特殊的“客人”赖着不走,它们是邻居家的狗狗大黄、二黄和小黑。我从年夜饭的剩菜里挑了几块骨头放在门外,就把它“请”了出去。 刘琪瑞/文

紧急集合

1956年12月,我从河南农村应征入伍,来到济南军区某团七连,开始了崭新的军旅生活。

新兵最怕紧急集合,连睡觉心里都悬着。于是,我每天都留心连长、排长的举动,猜测会不会紧急集合。2月的一个晚上,新兵连晚会结束后,全连按时熄灯了,一切都显得“平安无事”,我心想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凌晨4点钟,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哨声。我十分紧张,等我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,打完背

包时,发现寝室里一个人也不见了。我不敢多想,连忙背起背包跑到集合场地,全连已列好队,连长站在队前,我连忙站在队列里。连长说“报数”,队列里立即响起了报数声。当确定全连人员已到齐后,连长说:“这次紧急集合,用了8分钟,比规定时间超出3分钟,不但时间超出了,有的同志背包打得也不合格。”接着,连长叫了6个人的姓名,我正在庆幸没叫到自己时,突然听到“申秀德出

列”的口令,连长向我们几个发出了“跑步走”的口令。没跑几步,我的背包后面的一双解放鞋掉在地上,背包也快散了。

这次紧急集合后,我在班务会上作了检讨。老班长王明功告诫我:“今后要刻苦练习,不要投机取巧!”打那时起,我不再猜测紧急集合时间,而是苦练基本功。特别是打背包,打得又快又结实,时间也缩短到3分钟。从此,我不仅不怕紧急集合了,心里还盼着紧急集合,

好和战友们一比高下。

一个星期日的凌晨3点多,正在酣睡中的我,突然听到紧急集合的哨声,立即一跃而起,整装完毕,第一个跑到集合场地。只有连长一个人站在那里,他微笑着看了看手表,拉了一下我的背包,说:“好!”

打那以后,在一个多月的新兵训练中,每次紧急集合,我都拿全连第一,受到连队嘉奖,连长还让我在全连新兵中介绍了经验。 申秀德/文

图说往事

为旅客送开水

上世纪70年代末,我在石家庄火车站负责客运工作,当时石家庄还沿用着1905年始建的老站。在客流量日益增长的情况下,为确保旅客走得、走得好的情况下,我除了组织做好客流调查、制定应急预案外,还着重抓了“设施简陋服务补”,



带领全站服务人员深入开展“优质服务、礼貌待客、主动帮扶、为旅客送一杯开水”活动,收到良好效果,车站连年获得铁道部大站评比第一名的好成绩。图为本文作者带头为车上的旅客送开水。 郭云民/文并供图

寒夜里的温暖

1970年,部队机关办起了五七干校。在干校劳动时,我们一些干部职工住在劳改农场移交的一个大棚内。这个大棚原是牛棚,稍加改造,我们将就住下了。那年冬天,凛冽的西北风打着唿哨,从棚子的缝隙中钻进来,冻得我们直打哆嗦。

我和老黄合睡在用木板支起的双人铺上。我们两人是首批到干校劳动锻炼的学员,几个月来,我们一块割麦子,一块种稻子,一块运肥料,一块学习毛主席著作……两人互帮互学,情同手足。由于天气冷,睡觉时两人的被窝常紧挨在一起相互取暖。尽管如此,我们还是会被冻醒。躲在各个角落的耗子不怕冷,夜深人静时吐着胆子乱窜,有时竟“吱吱吱”地打起了架,吵得人更是心烦。晚上睡不好觉,第二天干活就精神不足,经常是又困又累没底气。

老黄偷偷给家里写了一封信,诉说自己挨冻的情况。很快,他家里寄来一

条又厚又软的新棉被。他当晚将它铺开合盖在我俩的被子上,那一夜被窝里既温暖又舒服,我睡得特别香。自此,晚上休息好了,白天劳动就劲头十足了。

干校的艰苦生活,考验着我们每个人。在困难面前,我和老黄及战友们经常相互谈心、勉励,以雷锋、董存瑞、黄继光的先进事迹激励自己。可以说,干校的集体生活,是我们人生中一次刻骨铭心的磨砺。

时至今日,寒夜里,我依旧能感受到老黄那条新棉被的丝丝暖意,感受到浓浓的战友情谊。 周耀明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我们的价值观

勤 善 和 谐

人民日报宣传 中国网络电视台